

奔马

译者 许金龙



三 島 由 紀 夫



“很久以后才会日出，不能再等下去了。没有初升的太阳，没有劲松的树荫，没有闪耀着光亮的大海。”勋在想。

勋做了下深呼吸，用左手抚摩着肚皮，然后闭上眼睛，把右手的小刀刀刃压在那里，再用左手的指尖定好位置，右腕用力刺了进去。

就在刀刃猛然刺入腹部的瞬间，一轮红日在眼睑里面粲然升了起来。

上架建议：外国小说

ISBN 978-7-5327-5079-5



9 787532 750795 >

定价：32.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译文出版社：www.yiwen.com.cn

丰饶之海 第二部
奔马

译者 || 许金龙

MISHIMA YUKIO

三 岛 由 纪 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奔马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许金龙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27-5079-5

I. ① 奔… II. ① 三… ② 许… III. ①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5767号

HONBA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69 HIRAOKA Iic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 09-2008-490号

奔马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奔馬	许金龙 译	责任编辑 沈洵澧 刘 玮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5079-5/I · 2875

定价: 3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作品系列



昭和七年^①，本多繁邦年满三十八岁。

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学习时，他就通过了高等文官司法专业的考试；大学刚毕业，就作为见习审判员任职于大阪地方法院，从此一直生活在大阪。昭和四年，他担任判事^②，后升任为地方法院的右陪审审判员，去年又调往大阪控诉院^③，任控诉院左陪审审判员。

本多的父亲有一位出任过审判员的好友，因大正二年^④的《裁判所构成法》大修订而被命退休，本多二十八岁时，与他的女儿结了婚。在东京举行过婚礼后，他们随即就相伴来到了大阪。婚后已有十年，仍未生育。但妻子梨枝性情温和谦恭，因此，夫妻关系还算和睦。

本多的父亲三年前故去了。本多原想处理掉东京的住宅，把母亲接到大阪，母亲却拒绝了，她要独自一人留在东京守着那所大宅子。

本多夫妻二人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雇请了一名女佣。他们租的是二层楼房，楼上有两间，楼下包括门厅共五间，并带有约二十坪^⑤的庭院，租金为三十二日元。

一周除三天上班外，余下的日子为在家办公日。上班的日子，

他从天王寺阿倍野筋的家里出发乘市电车去，到北滨三丁目下车，过土佐堀川和堂岛川两条河，再过铎流桥，桥对岸便是法院了：一座红砖建筑，大门檐口下，巨大的菊花徽章灿然发光。

对于判事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包袱皮了。来回都要携带文件，文件少的时候还可以，可一般情况下总是多得公文包塞不下。不论厚薄，还是包袱皮用起来得心应手。本多平日里用的是大丸公司分送的中号毛斯纶包袱皮，可他还在其中叠放了另一张包袱皮，以备文件装不下时使用。这个包袱是本多工作的生命，因而就是坐火车时，他也注意决不把它放在行李架上。有的判事在从法院回家的途中和同事喝酒时，常在包袱皮的结上穿一根绳子，挂到脖子上。

判决书不是不能在法院的判事室里拟就，但在不开庭的日子里，即使去上班，也因为桌椅数量不够，加上法学辩论声不绝于耳，一旁又有见习审判员站着聆听受教，怎么可能静得下心来书写判决书？还是在家加夜班为好。

有人认为，本多繁邦是刑事案件专家，要在刑事部不多的大阪出人头地，恐怕费时费力，可本多并不介意。

在家办公的日子里，要通宵阅览有关下次法庭审理案件的警察报告书、检事^⑤报告书以及预审报告书，摘录后作成备忘录交给右陪审审判员；进行表决后，起草供审判长宣读的判决书草稿，直到东方

① 即公元1932年。

② 日本审判员官名之一。

③ 日本旧审判制度下，级别在地方法院之上的法院。

④ 即公元1913年。

⑤ 土地面积单位，1坪约为3.3平方米。

⑥ 日本检察官的旧称。

发白才终于写到“据此，判决如主文”这一句。审判长修订退回后，还得用毛笔誊清。本多的手指上，也像代笔先生一样磨起了笔茧。

要出席有艺伎助兴的欢宴场合，只有一年一度的忘年会，照例是在北边新开辟的花街区静观楼举行。席间，部长和陪审官们竞相痛饮，也有人喝醉后缠着控诉院院长说个没完。

平常，他们只在梅田新道的咖啡馆和卖五香菜串的小吃店适度饮酒取乐。有的咖啡馆有一项特殊服务，就是当客人一问起时间，女招待就会撩起裙子，一边看着套在大腿上的表一边回答。当然，判事中也有守旧古板之人，认为咖啡馆就是老老实实喝咖啡的地方。因此，在审理一桩一千日元贪污案时，当被告申辩说钱全花在咖啡馆了，这位判事大怒，驳斥道：“胡说！咖啡不过五分钱一杯，你怎么可能喝得掉那么多咖啡！”

经过减薪之后，本多仍有大约三百日元的月薪，就军队的标准而言，相当于联队长一级，无论用于哪个方面都还比较宽裕。判事们有的爱读小说，有的热衷于听观世流^①谣曲或看仕舞^②。也有的喜欢聚在一起作俳句、画俳画^③。但这多半被用作事后饮酒的借口。

那些时髦一些的判事便去跳舞。本多虽不喜欢跳舞，但从那些爱好跳舞的同事那里经常听到与此有关的情况。由于大阪的城市条例禁止跳舞，所以他们只好去京都的桂或蹴上的舞厅，或者尼崎那位于田野中央的杭瀬的舞厅^④。从大阪坐出租车去，也就是一日元

① 日本能乐主角演员的一个流派，创始人观阿弥。

② 日本能乐中的一种不化装、不伴奏的简单舞蹈。

③ 描绘俳句诗情的水墨画和淡彩画。

④ 桂、蹴上、尼崎和杭瀬均为地名。

车资的距离。雨夜里，在那座孤零零地兀立于田野间、宛如室内操场般的建筑物的窗上，晃动着遮掩住灯光的跳舞者的身影，简直如同传说中的狸在夜里敲打自己的肚子模仿祭祀伴奏者打鼓一样，狐步舞曲飘荡在溅起白色雨脚的田野上。

……这，就是本多现阶段的生活概况。

三十八岁是个何等奇异的年龄啊！

青春早已终结在遥远的往昔，终结后至今的记忆，未曾留下任何一个鲜明的影子，却因此总感觉是一直与青春一墙之隔地相邻而居。墙那边的声响清晰可辨地不断传来，但是，墙壁上早已没有通道。

对于本多来说，青春，似乎已经随着松枝清显的死而结束了。在那里凝结、结晶、燃烧的一切早已消逝殆尽。

时至今日，在写判决书写烦了的半夜里，本多还常去翻阅清显遗下的《梦日记》。

日记大多是一些毫无意义且如谜语一般的内容，但也有暗示夭折的不祥的美丽梦境：在拂晓的蓝紫色印染了窗子的房屋正中，停放着里面躺着清显的白色棺木，他的灵魂则飘在中天，俯瞰着棺木。这个梦在一年半后不期而然地变为了现实，只是那位在梦境中伏棺嘘唏、蓄着富士山形前额发际的女子——确定就是聪子，却终究没有出现在清显现实中的葬礼上。

已经过去十八年了，在本多的记忆里，梦境与现实的界限已变得模糊，借助清显唯一的遗物——《梦日记》上的手迹这一明证，与

清显曾经的现实存在相比，唯有他做过的梦更为灵验，如同簸箕里淘出的沙金一般。

在繁杂的记忆里，随着时光的流逝，梦境与现实逐渐等价均值，曾经发生之事与似曾发生之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在梦境迅速吞食掉现实这一点上，过去再一次酷似未来。

当人们还很年轻时，往往认为现实只有一个，而未来却孕育着种种变化；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变得多种多样，而且过去扭曲成无数的变形。而因为过去的变形似乎又连接着一个又一个复杂多样的现实，因此，现实与梦境的界线也就变得愈加模糊不清了，因为，如此易于变迁的现实的记忆，此时早已经变得与梦境同维同度了。

一方面连昨天遇见过的人的名字都记不清，另一方面却可以随时栩栩如生地唤起有关清显的记忆，这就好比与今天早晨经过的街角那惯见的景观相比，倒是昨夜所见恐怖梦境留下的记忆更为鲜明。只要一过三十岁，人的名字就会像剥落的油漆一般被逐一遗忘。那些名字所代表着的现实，将比梦境更加虚无飘渺、更无用，并逐渐从每一天的生活中滴落。

自身的生活早已微波不漾，所以本多觉得，无论世间吹什么风，自己唯一的工作，就是用严谨的法律体系的网眼来抄起它。他已经明白无误地属于逻辑世界。比梦境与现实都更为可靠的，也就是这个逻辑世界了。

当然，通过许多刑事案件，他不断地接触到人世间的激情。虽说自己从未有过这样的激情，可他却见过不少事例，在某种人的人生中，一种情念即可以唤出宿命的魔力。

他果真安全吗？仔细想来，形同远处的银堆轰然坍塌一般，在

他自己内心深处，危险也曾倒塌。自那以后，他认为他获得了不听任何魅惑引诱的铁壁般的自由之心。那个在远处轰然坍塌的危险，就是清显。那个魅惑，就是清显。

他对曾与清显共同生活过的时代津津乐道。然而，所谓时代的青春，对于活下来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免疫质。况且，他已经三十八岁了。这个年龄，若说活过了，未免轻巧得离奇，可要说是风华正茂，却又正被拽往不情愿的死亡。到了这个年龄，经验微微散发出腐臭，新奇的欢悦日渐消退。也是在这个年龄上，美感会从无论哪一种愚钝中迅疾淡去……本多正在慢慢爱上这份对于工作的热情投入即意味着相应地与感情隔离的、不可思议而又抽象的职业。

——回到家后，在进书斋之前，他要与妻子共进晚餐。时间是不定的，在家办公的日子大约六点吃晚饭，开庭日加班后回家，也有要到八点左右的时候。不过，像担任预审判事时那样被半夜喊起来的事是没有了。

不论多晚，梨枝都等着同他一起吃晚饭。他回家晚了，她会急忙将饭菜重新加热。在等待吃饭的时间里，本多会一边听着妻子和女佣从厨房传来的充满生气的忙碌声，一边浏览晚报。此般饭前饭后，便是本多一天中最好的休息时间了。他不由得想起了父亲曾几何时在黄昏里度过舒适时光的身影，那身影与自己相似，尽管家庭规模前后不同。不知不觉间，他变得像父亲了。

与父亲不同的，也许是自己缺少那种明治时代的不自然的威严吧。他没有可供他显示威严的孩子，一家人保持着更加自然的单纯简明的秩序。

梨枝寡言少语、百依百顺，从不刨根问底，偶尔会因为轻微肾炎

而显得有些浮肿，这种时候，她就会把妆化得稍浓一点，困倦的眼睛却反而因此现出迷蒙的媚态。

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晚上，梨枝脸上久违地又现出这样的神态。明天是开庭日，本多从这天下午就开始工作了，他觉得，持续工作到晚饭前应该是可以结束的，于是便嘱咐道，今晚在工作完成之前，不希望被晚餐所打断，希望晚餐时间配合工作而定。说完，他就走进了书斋。工作结束已是八点，在家的日子，晚餐很少拖到这么晚的。

本多原本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但由于久居关西地区，便对陶瓷器皿有了一些兴趣，也小小地奢侈过几回，收集了一些上好的日常食器。他所用的饭碗是仁清式的，夜晚小酌的酒具则据传是粟田烧传人第三代与兵卫的作品。梨枝也会在小香鱼里加上芥末拌的凉菜，做成怀石^①风味的凉菜，或者在关东风味的白烤鳗鱼里放入撒上薄薄一层淀粉的冬瓜等，为整天伏案工作的丈夫花心思设计有益于他身体健康的菜式。

已是开始厌烦长火钵内的火苗和铜壶里的水沸声的季节了。

“今天晚上可以稍许多喝点。多亏牺牲了一个星期天的白天，事情总算干完了。”本多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那可真是太好了。”梨枝边斟酒边应和道。

递过酒盅的手，和往杯中斟酒的手的动作，透出一种平淡的和谐。手与手之间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在连接着，显示出近似游戏般的一种自然的生活准则。梨枝是个决不会扰乱这一准则的女

① 即怀石料理，日本茶道中品茶前请客人用的简单饭菜。

人，这一点，就如同弥漫着日本厚朴花香的夜晚的庭院确实实实在近在眼前一样，是实实在在的。

这些全都近在咫尺，待在伸手摸得到、睁眼也不难看到的地方，这一份静谧……就是当年的有为青年在二十年之后所得到的东西。对于本多来说，曾经也有过一个几乎不存在手指可触可碰的实在的时代，而正因为他对这丝毫不曾感到焦躁不安，所以才能像这样获得了今天的这一切。

就在本多悠然小酌、让镶嵌着鲜绿色豌豆的热豆饭的蒸汽熏着脸庞、正要开始吃饭时，他听到了叫卖号外的铃声。

他让女佣跑出去买了一份。仓促印发的号外裁切得歪歪斜斜，铅字上的油墨都还沾手。上面是“五·一五事件”的头条新闻，报道了犬养首相遭海军将校袭击的事情。

“哎呀呀，前些天才听说发生了‘血盟团事件’^①呢。”

本多虽然这样叹息，但他却有一种自负：他已经被从俗世中的人们愁眉苦脸地慨叹世道如何的那种庸俗中解救出来了，他属于一个更加澄明的世界。醉意中，那个世界愈发地显得明晰了。

“您又要忙起来了是吧？”梨枝问道。

本多怜惜妻子的无知，她丝毫不像是审判员的女儿。

“不，这可是属于军事法庭的问题。”

它原本就是个不同管辖范围的问题。

① 1932年日本发生的右翼恐怖事件。

在法院的判事室里，几天来人们也自然都在一直谈论着那个话题，可一到六月，由于每天都要忙于应付接踵而至的诉讼案件，便没人再去整天谈论管辖范围以外的事件了。不过，有关报纸新闻背后所隐藏着的真相，审判员们早已知之甚详，可交换的信息都交换完了。控诉院院长须川是一位剑道家，他对于“五·一五事件”的被告们持相当同情的看法，这一点，判事们谁的眼里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可没有一个人敢点破。

事件就如同站在沙滩上迎接夜晚的海浪一样，接二连三地奔涌而来。海面上的三角波飞溅着细小的白色浪花，转瞬间冲到岸边，高高地倒卷起来，破碎了，退回大海。本多回想起十九年前与清显和暹罗王子一起躺着眺望反复涌上来又退回去的浪头的那片镰仓的海滩。可是，关于事件的波涛本身，沙滩是没有责任的。沙滩的任务，只是百折不挠地把波浪推回去，决不让波浪漫溢到陆地上来；它要把那些从庞大的恶之海中奔涌过来的浪头，一遍又一遍地推回到原来的死与悔恨的领域里去。

要说认为什么是“恶”、什么是“罪”，本多认为，从本质上说，思